

菱蒿满地芦芽短

◎江初昕

濒临长江的湖滩上盛产一种野菜，叫菱蒿。初春冰雪消融，几场春雨过后，湖区的草滩上便冒出了嫩嫩的菱蒿来。初春的菱蒿才从泥土里长出尺把长的小苗儿，嫩绿地在春风间摇晃着细细的枝干儿，此时采摘下来做菜吃，最是适口，是南方人喜爱的一道时令野菜。以前，流行一句“长江边上的草，南京城里的宝”，那时的当地人还不知道长江边上这种野菜的珍贵，被游客贩运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成了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俗话说：“二月芦，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说的就是我们当地湖区野生菱蒿了。苏东坡老人家几百年前就说过：“菱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大诗人将菱蒿与河豚相比美，足见菱蒿是何等的美味了。生在水乡高邮的美食家汪曾祺也说道：“菱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菱蒿茎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这些美食家对湖滩生长的这种菱蒿野菜可谓是有情有独钟。

赶上天气好的日子，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来到草滩上开展户外运动，顺

手又可以采摘草地上的菱蒿。湖水澄净，风和日丽，茵草青青，蓝天白云悠悠，远处的湖面上，成群的野鸭大雁在嬉戏玩水，一派江南好春光。这时，手持竹篮或塑料袋，在草地上找这种菱蒿的野菜。草色遥看近却无，等走进一看，湖滩上的草丛中稀稀拉拉长出几根菱蒿来。草地上，刚刚长出的野生菱蒿好像刚刚睡醒一般，一幅睡眼惺忪的样子。叶子刚刚萌发出几片嫩绿的小叶片，黄嫩中泛着青绿色，根茎粗短褐红色，一根尺把长的芦蒿长在杂草丛中，俯下身子掐断，一股清香味便弥漫在指尖上。湖滩上采摘菱蒿的人多了起来，一群群的，弓着背，俯身身子在湖滩的草地上寻觅。不时能听到一阵惊呼，就知道有人觅到了一大片菱蒿。湖滩上，也有人放起了风筝，转起了空竹，一派闲适恬淡之景象。

菱蒿采回家后，掐去根部老的部分，摘掉梢上嫩嫩的叶子。弯曲、略呈红褐色的禾秆躺在菜篓子里，不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洗净，切好。用刀割下一块腊肉，切成肉片，黑乎乎的腊肉露出鲜亮透红，透着一丝烟熏的肉香。

把锅烧热，放油，搁葱、姜、蒜、辣椒干，下锅煸炒；再入腊肉旺火爆炒，等腊肉炒出油脂，呈现至透明状，香味出来，再入菱蒿翻炒，须臾，浇上黄酒，盖上锅盖焖上，少许时间揭开，腊肉金黄，菱蒿嫩绿。翠绿菱蒿配上暗红腊肉加之火红的辣椒，看着就眼馋了。腊肉的醇香与菱蒿的清形成层次鲜明而丰富的香气阵容，提升和激发了香气的活力，使香气不再规矩规范，而是澎湃激昂、豪气回荡。入口后满口香意弥漫，经久回味。难怪这里有这样一句话“菱蒿炒腊肉，神仙也来凑”。看来，神仙见了这道美味，也会驻足停留，垂涎三尺！

菱蒿以其独特的清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追捧。菱蒿不仅美味，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缓解心血管疾病均有较好的食疗作用，是一种典型的保健蔬菜。如今，长江边上的菱蒿成了家乡的特产，要是初春时节来作客，好客的当地人会把一盆腊肉炒菱蒿端上桌来，让客人味蕾里留存湖滩水乡特有的美味，也时刻记住这里秀美的湖光山色。



细瀑成流。 汤青 摄

春在雨水中抬起头

◎马浩

谚曰，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单。意思是说，天气转暖了，路上行人走的冒汗了，脱掉身上的厚衣服。雨水节气，便在七九里头，冬寒殆尽，河边、道旁的柳枝吐翠，千丝万条，随风摇曳，犹如烟笼。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乡村，此时，可以插柳了。诗文中，柳往往与杨形影不离，而今，看着杨柳，怎么看都不会是一路，无论从树的外形，树的枝叶，尤其是树叶的萌发与凋落，完全不在一个节拍上。其中，一定有其因由，据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在河堤夹道栽植柳树，便以杨姓赐给柳树。

柳树上，挑选光滑匀称的柳枝砍下来，俗称柳条子，你若让柳条子一直这么躺在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是一根干木棍，若把它栽植在上里，它就是一颗树，别的树木没有根，是很难成活的，柳树却不同，它能插地生根，叶芽便会在木棍上吐出来，长成参天大树。柳树不但可以用木棍栽植，用柳条同样可以扦插树苗，方法很简单，把柳条削成节，一拃多长，砸在田地里，露出一点头来，民间称之砸地牛，不久，柳芽便会从露出来的“牛角”上发芽抽枝，柳树这一特色，杨树完全有，在乡村，砸杨树地牛，远远多于柳树，在用途方面，杨树比柳树更加实用。

有时，用杨柳枝条插一圈篱笆院，都能成活，当然，这与节气时令有关，雨水之时，天气回暖，雨水充沛，地气温和，适宜杨柳的栽植。在这一点上，杨柳有着共同之处，再有杨柳都在初夏时吐絮。杨柳合称，未必就是柳树姓杨。《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句子，那时，隋炀帝杨广尚不知在哪里玩鬼火呢。

此时，远在山间的春笋，河滩的菱蒿，在毛毛的细雨中，在熏风的暖气里，露出了春的生机，山间一颗颗破土而出的春笋，河滩片片青碧的菱蒿。

背着竹篓从山间挖来新鲜的竹笋，挎着竹篮到河滩采来菱蒿，年还在身后，感觉并未走远，腊肉香肠，配以时令野鲜，能品味出春天的味道来。

河中流淌着春水，水清冽，鱼鲜美，正可捕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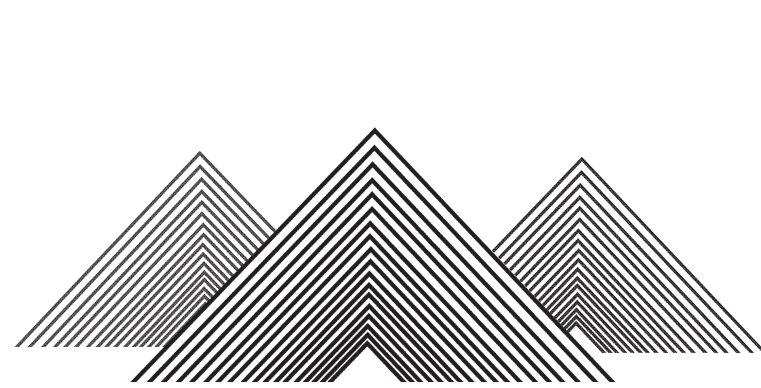
村里，有位善垂钓的老者，雨水时节一到，他便拿着小木凳，到河边钓鱼，他是个有趣的老头，他钓鱼通常带着煤油炉，小锅，盐，筷子，自然少不了酒，到河边，寻一垂钓佳处（凭着他的钓鱼经验，知道哪里鱼多），摆好小木凳子，放好煤油炉，用锅舀河中的水，点火烧水，这才开始举杆钓鱼，好像鱼在排队等着他来钓，鱼钩一下水，便有鱼儿来咬钩，

鱼儿一上岸，便就地收拾好，放进小锅中，煮熟了佐酒，酒喝好了，他也收杆了，踩着深深浅浅的步子，回家。

他是乡村的闲人，农人却没有这么清闲了，这个时节，农活春草一般开始冒头。把粪摊开来晒一晒，早上摊开，晚上堆上，晾晒几天，推起来用泥封上，备着做作物的底肥；田里的活也出来了，开始整歇茬的土地了，过去，农人对待土地非常地用心，推己及土，把土地视为亲友，人干活会累，地生长庄稼也会累，农人便让土地歇一歇，不能它播种，又怕野草乘机，便把土地翻耕起来，让它晒晒太阳，好好歇着，不像现在，不但让土地歇着，想尽一切办法把土地利用起来，不给半点喘息的时间，间作套种，冬天塑料大棚聚温，夏天黑网大棚去热，土地没有力气怎么办呢？给土地吃各种各样的化肥。

那时，农人相信天时节令，跟着节气走，土地长庄稼累了，让它歇一歇，给她们上农家肥，也不在一块土地上重复种一种作物，今年种玉米，明年就栽山羊，后年点黄豆，春天该耕的耕，该种的种。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天，是在雨水时节慢慢抬起头的。



老巷

◎王南海

一段老巷，老得如一把“吱吱哑哑”做响的摇椅；又如斑驳光影下初醒的老人……

老巷，如我们血脉里流淌的记忆，那么深沉，又让我们那么依恋。老巷里生锈的铁架子上，还挂着一只铁碗。那是冬日里放腊肉的地方。微微打开的窗子里，是一个凝神静气的老人。他小心翼翼地鞋子晾在窗台上。在光影斑驳里，他低着头，做得专心致志，仿佛当年我的父亲，时常站在这里，张望着他的儿女，是否归来？光影将他的轮廓细致地勾勒，时光似乎在此时是凝滞的，凝滞着那种唯美的东西。

老巷里的一切，似乎有些破旧的味道。可是，草儿依然青青，在每个春天里，昂扬着自己的生命。他们默默地生长，吐蕊，生生不息。就像这小巷里生活的人们，尽管家境贫寒，却依然可以把生命演绎得活色生香。透过破旧的门窗，绿色的叶子顺着老屋，爬到窗棂上。那朵沁人的绿意，让破旧的老屋都为之亮。树叶依偎着老屋，依偎着年年守护它的窗棂，每年春夏的陪伴，是一生的约定。

一扇扇窗子里，就是一个故事，或幸福，或婉约，或凄苦。到处是平凡的生活景象，一双鞋垫晾在阳光下。那一定是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妈妈，细心为孩子绣出来的鞋垫。因为阳台角处，还有一个小小的竹篓，里面随意地放置着针和线。一个孩子将一个红色的可乐瓶，随意地放在窗棂上。吸管还插在其间，如今又不知道跑到哪里玩去了。只下墨绿色背景与红色的窗棂相映和。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站在拥挤不堪的筒子楼里梳头。她，一件白衬衣，一条牛仔裙，青春洋溢，她身边的那些杂物，与她拥挤在一起。却在纷杂中，露着一种美丽。似乎一切画面有种凝滞般的美。时光之于老屋，之于小巷，有一种别样的味道。阳光将斑驳的光影打在老墙上，那斑点仿佛也跳动起来，连青草，红的砖，也在光影里闪烁。那么平凡的影像，在光的舞动中，充满了时光的韵律。

年青人推开窗户，在凝视看着这个世界。红色的砖，年青的面孔，似乎世界里充满了梦想和远方。那是青春的一张脸，他用自己的独特演绎着青春的激情，迷茫，奋斗和忧伤。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被单后，只露出洁白如藕的小腿。一双粉红色的拖鞋，露出可爱的双脚。勤劳的女子，自有一番动人的风韵。孩子在妈妈的带领下，撒着欢儿地跑着，将铜铃般地欢笑，洒下小巷里。劳作的人们，步履沉重地拉着货物回来，在阳光下，抛洒一路的汗水。

就这样蓦然地爱上了这条小巷，市景里有最普通人的生活。亦如林徽音曾说：“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半藏着，半挺着，玄在街头，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我爱这些小巷，哪怕它拥挤而破旧。因为它阡陌纵横的街巷里，密密地编织着爱，写满了情。因为有爱，我们愿意居住在这里，相守相伴。因为有爱，才能把平淡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写得如诗如梦。

老巷，恰若人生。不仅仅苟且于生活，还有梦想和美丽。老巷，经历了岁月，更加充满了智者的风范。它，平静，淡泊，荣辱不惊，不在意那些世景繁华，而在乎那些温暖，那些永恒。

青青红花草

◎刘希

一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小时候的我们，只知道它叫红花草，直到后来，翻看一本杂志，才知道它还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紫云英。

红花草是极易生长的一种植物，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播洒下红花草，来年，定会看见满田碧绿的红花草。将红花草翻耕，这便是最好的肥沃，滋养每一颗农作物。

红花草我太熟了，熟到我记事起就知道有它的存在。那些年的农村，每到冬天，人们便将红花草种子播下，到了春天，原本荒凉的水田里便是绿油油的一片，再过去些时日，紫色的小花便高高伫立着，美不胜收。红花草既可以养鸡和猪的饲料，又能肥沃农田，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实实在在的，虽然人们忽略了它的观赏价值，但漫田的红花草，就那么默默无闻地生长着。

我喜欢红花草，最初也是忽略了它的美丽。那时候，母亲有交待扯猪草的任务，每个星期天，基本都要去外面扯一篓猪草，三四月的田间，羊尾巴草还未长出，锯齿草也才刚刚冒出头来，而唯有红花草，就那样晃着我们的眼睛，趁没人的时候，飞跑进别人的田里，割几把红花草充数那是常有的事。在我们看来，这种植物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几镰刀下去，篮子便装满了。完成任务后，我们便把篮子丢在一边，开开心心地玩耍去了。

搭房子、跳皮筋、踢毽子，玩过家家，各种花样玩一遍，想着法儿使劲玩，直到夜幕降临，远远就听见母亲的呼唤声，这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红花草青翠碧绿，又嫩又鲜，猪最爱吃，我家也种了不少，母亲分不清我是在自家田里割的，还是偷的别家田里的，发现了红花草，只能数落我一阵。好在，并没有什么人来追究。因而，我们对红花草，是非常感激的。以致于后来，在朋友圈里看到红花草的照片，我的眼前一下子浮现当年扯猪草的情景，想起它帮了我们的大忙，内心便涌起无限的温暖起来。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红花草繁盛的季节，我想念红花草，也想念那些天真烂漫的时光。



春天

◎毛伟涛

当冬日的阴霾烟消散尽
当严寒的厚重层层褪去
当灰沉的山峰披上绿衣
大地初响一声春雷
啊，春天到了
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当柳枝抽出稚嫩绿芽
当小草怯生生探头张望
当蛰伏整个冬天的生物逐渐
苏醒
枝头布谷一声啼叫
啊，春天到了
天空一片明净澄清

当迎春花露出笑脸
当沉寂的冰河欢快跳跃
当太阳播撒融融暖意
春雨渐渐滋养生灵
啊，春天到了
世间一片欣欣向荣

春是五彩斑斓的画卷
春是姹紫嫣红的乐园
春是养眼的盛宴
春是心灵的呼唤

拂着春风
踏着初青
祈一句祝福
吟一声明媚啊，春天到了

三月

调皮的白云
追赶着
透亮而澄清的蓝天
小草
迈着温柔的脚步
将大地的角落
热情地占领

晨曦中
晶莹的露珠
闪着光
从绿叶尖不舍地落下
滋润干涸的土地
青青的麦苗
抬起头
用力把身子挺了又挺

严冬中
板着脸冷酷面孔的太阳
如今也露出温暖的笑容
凝视着
草地上明媚的孩童

成群的燕子
高兴的跳跃
从东边，到西边
叫醒了沉睡的园子
绿的翠，红的艳

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棵桃树
戴着花儿，站在小河边
和欢快的河水
一起唱着粉色的歌

含羞草

◎童思兵

那娇羞的温柔
从唐朝走来
记忆里含情的一笑
让浅浅的酒窝
明媚若三月的春光
一直我内心深处的温柔

伸手之时
你已悄然低头
默默又默默
是无言的拒绝抑或娇羞之极
转身之后
双眸含泪
巴望又巴望
是无尽的眷念还是嗔怪

心头却爬满记忆的苔藓
用十年来忘记回忆
用十年来侍弄花草
却只有含羞草